

当代作家 谈鲁迅

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 编

0.97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说真的。这是过誉。因为他的信。我自然不想太
欺骗人。但也未尝真心实意的话。这样说。大约只要看
得下。这书。就早无。我的。雅诗。诗。到。人。这。不。更。多。

当代作家谈鲁迅

(续集)

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西安市莲湖区友谊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4.3125印张 100千字

1986年12月 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统一书号：10320·7 定价：0.90元

目 录

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·····	王 蒙(1)
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·····	王 毅(6)
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·····	王家斌(13)
烙印·····	木 斧(19)
鲁迅和中国乡土文学·····	古 华(23)
永生的人·····	冉淮舟(26)
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·····	庄之明(32)
希望毋负鲁迅先生的教导·····	李 乔(37)
学习鲁迅的改革精神·····	李英儒(41)
呜呼! 我说不出话·····	吴若增(46)
读鲁迅先生的书	
——并怀念冯雪峰同志·····	杜鹏程(49)
云山的崇念·····	张 峻(54)
鲁迅使我敢于直面人生·····	张长弓(61)
我是鲁迅先生的“望门弟子”·····	张笑天(71)
鲁迅教我做人又作文·····	沈虎根(75)
——鲁迅作品对一个学徒的影响	
我心目中的鲁迅·····	陈 冲(79)
师法鲁迅的简练·····	陈世旭(87)
《表》的指引·····	金 近(90)
《写在(坟)的后面》引起的感想·····	胡 风(93)
冬夜偶感·····	姜德明(101)
实事求是地学习鲁迅·····	莫 伸(103)

读鲁迅散文的回忆·····	徐开金 (107)
我读鲁迅·····	高行健 (111)
鲁迅小说给我创作上的启示·····	益希单增 (115)
鲁迅小说对我的哺育·····	韩映山 (119)
一点反省·····	韩蔼丽 (122)
我读鲁迅的作品·····	路翎 (126)
我的血肉 我的灵魂·····	雷抒雁 (131)

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

王 蒙

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听说了鲁迅，而且听说了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的名句。他为什么这样写呢？我找来了《秋夜》，虽然看不懂，但是我已感到了那清冷中的深思的气氛，好象是夜半忽然听到了吃吃的笑声，而这笑声，却是作者自己发出来的。这实在有一点儿惊心动魄。

十一、二岁，上初中以后，我读了《雪》、《好的故事》和《风筝》。我非常喜欢《好的故事》，而且背诵了下来。“石油又不是老牌”，这一句非常北方口语化的句子，使我觉得格外亲切。什么什么“是老牌”或者“不是老牌”，这样的语言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体会得了了。

《好的故事》很美，“闭了眼睛，向后一仰”，然后看到了“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”，“永是生动，永是展开”，然后“带织入狗中，狗织入白云中，白云织入村女中”，然后“我要追回他，完成他，留下他”……这可真“美丽，幽雅，有趣”！
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僭越，我说我在少年时候阅读《好的故事》感到了一种激动、一种共鸣。当一九五三年，我十九岁开始我的处女作《青春万岁》的试笔的时候，我写了一首序诗，是这样开头的：
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
让我编织你们……

是的，《好的故事》对于我是一种启示，一种吸引，一种创

作心理学意义上的暗示。直到今天，当我坐到桌前，面对着钢笔、墨水、洁白的稿纸的时候；当我在构思的过程中或者命笔的过程中不由地微笑、低语、念念有词起来或者眼睛湿热、呼吸粗重起来的时候；当我努力去追踪、去记录、去模拟那稍纵即逝的形象的推移，情绪的流转，意念的更迭，去表现那“诸影诸物，无不解散，而且摇动，扩大，互相融和；刚一融和，却又退缩，复近于原形”的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我的尝试、我的心情和我的追求，都可以从《好的故事》里得到鼓舞和借鉴。我愿意为了我们的时代和人民，编织一点各式各样的好的故事。

《风筝》是我自以为少年时代就读得“懂”的。哥哥毁坏了弟弟的风筝，等到成年以后，去向弟弟道歉，弟弟却惊异地反问：“有过这样的事么？”这个取材于童年生活的故事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心，以至压得我好几天喘不过气来。

“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……”

《风筝》的这个结尾，我也是反复读了许多遍，以至可以背诵下来的。正像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、《故乡》、《伤逝》等的结尾一样，不但蕴藉隽永，而且富于音乐感，吟诵起来叫人如闻天籁。

这种北方的春天的悲哀深深打动了。少年的我读《风筝》的时候，也联想到了自己：我竟无待乎“哥哥”的践踏！我压根儿就没有放过风筝！小时候营养不良，身体不好，住在北京的窄小的胡同里，到哪里去放风筝？再说我也买不起风筝，也不会制作风筝，也不会放风筝。我没有童年！这个思想深深地压迫着我，我想抗议，我想斗争。当我走向革命的时候，我是有过这样的动机的：为了让每个孩子得到童年，为了让每个孩子放起属于自己的风筝！

果然，下一代人就幸福得多了。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我在伊犁住家。在那个期间，我的二儿子是五——十二岁。在我

的心目中，他就是风筝工艺和游戏的大匠了！当他把自制的“屁股帘儿”（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“瓦片风筝”吧）放到空中，而且明显超过了其他同伴放起的高度的时候，我也仰着头去观望了，我这一代未能实现的愿望，总算由下一代实现了，我感到无比的痛快，舒展，好象我的心也随着那“屁股帘儿”升上了蓝天，而与成群的白鸽相颀颀了。

风筝是这样地牵动过我的情感。也许，这正是原因之一，使我在去年的一篇小说里，用“风筝”、“风筝飘带”、“屁股帘儿”，寄托了我的年轻的主人公的那么多怀念和向往。

至于《雪》，一九六三年我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分析文章。十六年后的一九七九年，此文发表在六月号的《甘肃文艺》上，并收在我最近出的一个评论集子《当你拿起笔……》里了。比起江南的雪，倒是那“如粉，如沙”、“蓬勃地奋飞”、“旋转而且升腾”的“雨的精魂”——“朔方的雪”，给了我更强烈也更深刻的感受。这是从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便如此的，但是直到经历过五十年代末期的风浪、到了六十年代以后，我才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。

《青春万岁》，《小豆儿》，《春节》，五十年代的我的这些习作，大概应该算作“江南的雪罗汉”一类了，晒上几天就会“成为不知道算什么”，并且“嘴上的胭脂也褪尽”的吧？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，我更爱看一些色彩分明、激情洋溢的作品，更爱看那些直接号召革命和歌颂共产党人、歌颂新生活的作品，象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等苏联小说。相反，却觉得鲁迅的作品离自己是愈来愈远了，我们这一代“暴风雨所诞生的”将要过完全新的生活，阿Q和闰土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。那一段，我确实看鲁迅的东西不多。

但是，一九五七年，仍然有评论文章指出，《组织部来了个

年轻人》里，刘世吾与林震雨夜在馄饨铺里饮酒谈心一节，使人想到鲁迅先生的《在酒楼上》，当然，评论家指责说，共产党人的刘世吾，不应有吕纬甫式的自思自叹。不错，《在酒楼上》的那种场面和情绪是早先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的。少年时候读读鲁迅的作品，有许多社会背景、思想意义、人物遭际是我所无法理解的。但是，那作品的情调，鲁迅的那种冷静——深蕴着炽热的同情和深邃的思索的冷静，那种对于人的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冷峻的解剖，却早已象刀刻一样地留在我的心上。尽管如此，尽管这些东西很可能对我的写作发生作用，五六年写到馄饨馆的时候，我无意模仿酒楼。

有意学鲁迅的倒是另一篇东西——至今没有发表过的《尹薇薇》。在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受到愈来愈多的指责的五七年的春天，一次病中，我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寄赠给我的《鲁迅选集》，愈读愈觉得放不下。刚好心血来潮，便写了《尹薇薇》，写一个女大学毕业生被生活所销磨，调子不太高，记得最后一句是尹薇薇呼唤“我”说：“风大了，竖起来你的大衣领子！”

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真想学鲁迅呀，用鲁迅式的凝重的语言。记得我这篇习作里，也有什么“我无言”之类的句子，那当然是很幼稚的。一家报纸，后来又有一家刊物，先后准备采用这篇稿子，后因形势的变化而作罢。后来倒是被打印了，作为批评材料。批的时候，同志们是很认真的，嗓门儿也很大，当时是叫做批得“体无完肤”了的。

从此，“体无完肤”的我就去经风雨、见世面了，倒是很有收获。鲁迅的作品我也没好好看。我既怕按陈伯达、姚文元的“指导”去学鲁迅，又怕按鲁迅的杂文来理解陈伯达和姚文元。不，我还没有那么坚强，那么勇敢，那么清醒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越来越感觉到鲁迅的思想那种照亮一切的令人战栗的光辉了。

现在，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，不论“朔方”的还是“南方”的冰雪，都已化成了温暖的河流；人们在酒楼上将可以畅谈农村形势的变化；少年儿童不但有风筝，而且有航空和航海模型；而秋天的夜里呢，天空也不再是奇怪而高，而是皎洁而又爽朗的了。我应该做点什么呢？学习鲁迅，尽自己的心力献给青年更多的好的故事吧！“美丽，幽雅，有趣，而且分明。青天上面，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，我一一看见，一一知道。”

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

王 毅

我未读鲁迅著作之先，便已得知了他的伟大。但是，“得知”而已。这伟大，来自别人的定论，对我来说，尽管后来也渐渐地读了一些，终于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。

因为，我读的实在太少，除了中学语文课本上和大学文科教材上的鲁迅作品，其余几乎一无所知。“沉默呵，沉默呵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便在沉默中灭亡……”是我常常背诵而感奋不已的；“我躺着，听船底潺潺的水声……”是我常常背诵而迷恋向往的；不能说我不喜欢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并不懂。大学考试，常有关于鲁迅的题目。仗着自己的记忆力，大段大段地照抄讲义，一样能打满分。“奠基人”呵，“主将”呵，“旗手”呵，“韧性的战斗”呵，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呵……洋洋洒洒，侃侃而谈，连从没读过的作品也会煞有介事地评论得头头是道。我至今想起这些还脸红。

我也曾深以不知鲁迅为羞，几次下决心从头至尾通读一遍《鲁迅全集》，但几次都读不下去，尤其是那些杂文。我只觉得没意思。因为我不懂。

于是，鲁迅在我心目中，差不多便只剩了留着隶书“一”字胡须的照片，他庄严、伟大，却又十分遥远。

说来惭愧，我这个文学专业的学生，直到走出校园，又从事了几年专业创作之后，才因一个极偶然的机会，有了一套自己的《鲁迅全集》。

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，“熊熊烈火”刚刚被“亲手点燃”，红卫兵们正沿着大街闯入各家“横扫四旧”。一天早晨，同单位的一位文艺评论家大概是预感“末日临头”了吧？忽然抱着自己一大堆藏书来班上拍卖。内中，便有这《鲁迅全集》。有的同志发现了，禁不住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“哎呀呀，这也处理？老兄，鲁迅的书到什么时候也算不上黑货的！”评论家分明不信地摇摇头，神色黯然地嗫嚅道：“不不，我……我是欠了钱，卖了，好还帐……”

一来是不忍见那黯然的神色，二来是突然觉得我应该有，也应该向人表明我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，便用原价买了过来。后者，纯粹是为了摆虚荣，装门面。其实，我并没有立刻去读的欲望。

大约那一套十本在我的小书架上静悄悄地挤了两三年之后吧？父亲当了“黑邦”，我也被“烈火”烧得焦头烂额，正经在大风浪里“滚了一身泥巴”，初期的狂热急速冷却，“戴着脚镣的跳舞”的悲哀苦闷强烈袭来，“春雷”响过，“曙光”放完，“全国一片红”了，我的心头却是从未有过的黑暗。万无聊赖，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，便顺手翻起了《鲁迅全集》。

真是大不敬，起初，只是为了消磨时光，并没有当成伟大人物的伟大著作来拜读，没有正襟危坐，更没想到记笔记，天天晚上是躺在床上看的。但是，很快，那些“大夜弥天”时留下的文字便深深吸住了我。原先最发怵的、认为最难啃的杂文，此刻仿佛一下子都懂了，成了我最爱不释手的一部分。几年之内，每晚床头，常至通宵，就这样从头至尾不知读了多少遍。

啊，见不得人的“流言”，背后射来的“冷箭”，原来“古已有之”，原来是这样炮制出来的！啊，“正人君子”的面孔，“叭儿狗们”的丑态，原来如正在中国大地上栽跟头的得志小人如此相似！“自称盗贼的无须防，得其反倒是好人。自称正人君

子的必须防，得其反倒是盗贼。”这悲愤的论断，曾怎样震撼着我的心灵，引起了我的巨大共鸣！

动乱的年月啊，十年的经历，“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”，使我这晚熟的天真的青年混沌初开，取得了认识鲁迅、师从鲁迅的资格。而在“风沙中辗转”毕生的鲁迅的书，又使我加速成熟，不知不觉地变得深沉，不知不觉地变得锐利，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许许多多人生难得的教益。

面对反动势力，他“偏不遵命，偏不磕头”，不为捧杀，亦不为棒杀，“谈风云的人，风月也谈得”，只是仍旧不能悉如尊意。他对敌人，至死也“一个都不宽恕”——这是何等坚定的立场，多么硬的骨头！

对朋友，对青年，他保护，他扶植，甚至出于爱而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。可以说，他丝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和生命。作为他的老友，他“爱十年前的半农，而憎恶他的近几年”。这样的坦诚，这样的不含糊，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这是多么可宝贵的胸襟和品格！

对人民，他是缱绻情深的。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痛苦地指出他们的缺点，希冀着唤醒他们的麻木。同时，他又寄厚望于人民，深信着人民决定历史进程的伟力。

“老百姓虽不读书，不明礼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中觅道，但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……被愚弄诬骗压迫到现在，还明白如此。”当数年后，爆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壮举，回顾起鲁迅的这段话，我的感慨尤深。我更加坚信人民是不可战胜的。同时，我也更加认清了自己。作为老百姓的一员，做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文人，我还柔弱，我还缺乏起而捍卫真理的勇气，我还远远不合格。

如果谈鲁迅对我的教益，首先不是教我怎样为文，而是教我怎样做人。怎样对敌，怎样对友，怎样对装做友的敌，怎样对堕

入敌营的友。归根结蒂，怎样对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祖国、我们的革命事业肩负起一个中国的文人应该肩负的责任，坚持对真理的信仰，并且义无反顾地去身体力行。

“文人不应该随和，而且也不会随和。”

“他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，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，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，更热烈地攻击着所憎。”

“能杀才能生，能憎才能爱，能生与爱，才能文。”

我不敢说，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勇气和品格，但是，至少，鲁迅的做人的准则，做文的准则，从那时起，便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里。

读《鲁迅全集》，给我另一个深刻感触，是他的渊博。中外古今，他涉猎过多少书籍，研究过多少学问，而且，不是一知半解，而是能够融汇贯通。读他的书，我常常惊叹不已：他的知识多么繁富，他多么刻苦，他的精力多么旺盛！我也常常为自己的浅陋而惶恐。过去，仿佛坐井观天，隔隙望海，远远没有真正看到海的壮阔，天的辉煌啊！

渊博，使他深刻，使他犀利，使他才华生翅，使他的作品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。他的许多见解，不是至今还保持新鲜，给我们以启迪吗？

比如，他对长期封建桎梏下形成的我们民族的弱点的剖析——中庸，保守，对外心理的不平衡，要么是集体自大感，要么是集体自卑感，要么是洋鬼子，要么是洋大人——这些，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冲破束缚，对外开放，实行改革，不是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吗？

再比如，他纵观中国历史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汉、唐自身强大，才宏阔，才放达，才敢于毫无顾忌地“俘虏”外来文明，因此才更强大。宋、明、清自身便孱弱，才战战兢兢，才“小家子气”，闭关自守，拒绝一切外来文明，因此也才更孱弱。

说实话，读着这些论述，我曾捶床而起，不止一次地望着窗

外动乱的中国大地浮想联翩，郁闷不堪。由于“左”的干扰，在多年的鲁迅研究中，有多少宝贵财富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忽略啊！而这样精辟的见解，对当前祖国的现代化建设，又有着多么切实的指导意义！

他说：“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吧，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应该学习‘会摹仿的’。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，不是更好么？”

他说：“总之，我们要拿来。我们要或使用，或存放，或毁灭。”

他说：“没有拿来的，人不能自成为新人，没有拿来的，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。”

只有鲁迅能提出这样动人心魄的号召，因为他忧国忧民，因为他渊博。

从鲁迅身上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：不是学者的，或可以当作家；但第一流的作家，必须是学者。

他是学者，是革命家，因此，他才成为一代文豪，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。

鲁迅的小说，恰恰体现着这深刻和渊博。

他特别注重形象的塑造。由于他对中国的社会、历史了如指掌，由于他对中国的民情有着超凡的洞察，再加以提炼、集中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才那样厚重、生动、感人，他才塑造出了那样不朽的典型。

他的手法，既是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，又恰如其分地夹入了许多议论以及环境、心理的描写；既注重情节的完整，又不囿于情节，顺手自然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。这种既有浓厚民族特色、又大量借鉴外国文学的手法，可不可以说，是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先河？鲁迅能做到这一点，不正因为他既是小说家，又是《中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作者，又是许多外国文学作品、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者吗？

他的语言凝炼、精确、幽默、含蓄而又感情浓重。他讲究修辞，多用短句，同时也极善于借鉴外来的语法。在当代中国文坛上，鲁迅是少有人能够企及的语言大师。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，他博览世界文学名著，他又是倡导白话文和大众语的先锋。三者得兼，他的语言才能这样自成一格，炉火纯青。

单从文学上讲，鲁迅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

我写小说，本来是很偶然的事，起先并未做多少准备，所能借助的一点点财富中，鲁迅占的比重最大。我的头两篇小说的主要形象，甚至就是有意地要写当了公社社员的闰土和阿Q。我用的手法，我的韵味，甚至我的句式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摹仿鲁迅的痕迹。

没法子，因为觉得那好，因为喜欢。喜欢的，自然而然地便会去摹仿。但是，仅仅摹仿皮毛是不行的。只有象鲁迅那样做人，只有象鲁迅那样渊博，才能真正学到鲁迅的精髓。

关于鲁迅，旌表赞美的言辞已有许许多多，历来的研究专著更是不胜枚举。以我的浅陋，本不该再说什么了，但，我还是写了这些。因为这一点点感受，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，是真实的。

记得，在我开始贪婪地通读《鲁迅全集》的时候，中国的那一帮狷狷者也正竭力地推崇鲁迅，选着鲁迅语录的小红书也正畅行于世，但是，我不愿看，也不屑听。因为，我总觉得他们宣扬的鲁迅，同真正的鲁迅，我心目中的鲁迅，是两回事。有时，我甚至会带着几分“阴险”，设想：如果鲁迅不死，见到那帮借他的大旗去打倒一切、去杀人的人，他会怎样对待他们？他们会怎样“处理”他？左派？反革命？牛鬼蛇神？黑帮？黑手？黑后台？黑……我不禁冷笑了。

真的，鲁迅在我心目中，决不是他们之类所形容的，总是杀

气腾腾，金刚怒目，抡着板斧排头砍去。他是战斗的，又是亲切的。他的论中国戏，论中国医，论少读、甚至不读中国书，尽管不能为我所接受，但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对他的崇敬。唯其如此，他才更亲切。他不是偶像，不是尊神，他是人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生活生生的人，一位可亲可近的长者。

多年来，我被迫学习过许多我一点儿都不佩服的东西，结果，一无所获。而鲁迅，却以他的自身的光热，无声的教诲，燃烧着我，滋润着我，成了我倾心投认的老师。

鲁迅说：文人和文章“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”。

鲁迅的伟大在我心底得到了永存。

我以我血荐轩辕

王家斌

我所乘的轮船航行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。倚着甲板洁白的舷樯，我心潮激荡。前边，就是我们国家的东邻日本。八十年前，我们新文学的开山鼻祖鲁迅先生就沿这条航线东渡。时隔八十年，我虽然很难体验先生东渡时的悲壮心情，但是，作为刚从“文革”恶梦中挣脱出来的一个青年作者，鲁迅先生当时那忧国忧民的情感还在激动我的心。

一九〇三年，鲁迅先生在东京曾赠小照给友人许寿裳，并于照片背面题《自题小像》诗一首，这是我所喜爱的鲁迅先生的诗中印象较深的一首，每当默诵便不禁热血沸腾：

灵台无计逃神矢，
风雨如磐暗故园。
寄意寒星荃不察，
我以我血荐轩辕。

鲁迅写这首诗时，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刚刚结束，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我中华神州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。悲愤满腔的鲁迅先生立誓挽救中华，东渡日本求索救国之计。隔海遥望水深火热的祖国，悲壮吟诗。当我站在轮船甲板上，又一次默诵到最后一句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时，盈眶热泪几至涌出。

其时，“四人邦”被铲除不久。整个中华民族刚从十年浩劫中冲出。我和祖国一样，浑身是血和伤痕，“文革”中，由于搞